

國朝諸臣奏議

四十七

諸臣奏議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十一

財賦門

新法四

上 神宗之罷提舉常平倉官更

呂公著

臣近兩具劄子言之罷提舉常平廣惠倉官更未蒙施行臣切惟朝廷自頒行此法以來中外議者皆以為本非惠民實欲培利人情憂懼物論沸騰朝廷以法令既行憚於改作直至取大臣所奏逐條疏駁巧為辨說敷告天下其餘中外官守或因有所論列或以不即奉行皆欲劾問專以朝廷之威杜塞眾口是以比日以來人情愈更不寧臣伏思陛下自即位之始慨然有大有為之志其規模固欲高視近古

然今日所行纔一二末事頗已輕失人心縱使法意雖善其

一

肖

施設固亦未工况人無智愚皆以為不便伏望博采公議盡罷諸路所遣提舉官委提刑或轉運司且於三兩路相度支散候見得於民無害則不獨此法可以推行其它處置皆足以取信於人若百姓終以為病朝廷亟為改之猶不至害及天下所有臣前奏伏乞檢會付外施行

熙寧三年三月十一日

安石讀公著奏于上前曰常平法何以致人情憂懼陛下即位以來詢采人言甚眾亦嘗有言和買絀絀舊陝西青苗錢法害民否惟江西用鹽折和買絀錢即言者非一以此明青苗及和買不為百姓所苦今常平法取息皆薄於舊青苗和買其間防禦搔擾取人便利甚多何故乃全人情憂懼也又讀至取大臣奏疏逐條疏駁巧為辨說敷告天下曰如此則韓琦安得不動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



論而不見辨說之
不當則其情可見矣

上 神宗論新法

蘇軾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曰湯之德曰
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殽悔痛自甚孔子錄之自
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譏改過不
憚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
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
當如是耶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邪正兩
言而足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止之此理甚明
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
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

四十六

百十一已

二

秀父

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由使歛助
役踐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嗟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
而不敢爭臣愚蠢不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術淺
陋不足以感動 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
不便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
猶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
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蒲
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願檢詳如逃垢穢唯恐不脫人情
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謹言 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
慶如蒙大賚實望 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滌乖僻
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為蓋不過使監司

所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
終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
如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以為此
法譬之醫者之用毒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
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
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為危論以
聳動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
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
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
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追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
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近若流放

五

百一已

三

肯

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敢謀於元臣侍從
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
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
下謂之龍飛榜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前者一
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
議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
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
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行則
士皆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
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它哉亦以
夫業而亡所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

解體而上失望禍亂之源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
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
陛下收板蕩止上崩乎去歲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官以
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虜軍吏盜錢行
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
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出助後錢者
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唯不可禁迺
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
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
禁後有失陷之責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
青苗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博武必
能從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
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怨而庾
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
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統之徒更相告語曰賈公遠放吾
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
自古唯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為之計
謀游說者眾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
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
懷祿而不忍去者乎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
俯伏引領以待陛下

熙寧三年三月上時為
直史龍開封府推官

上
世論新法

范鎮

臣民以陛下以一人之尊而居天下士民之上所恃者
紀也綱紀者上下之分而已今內則中書之政歸於條例司
外則轉運提點刑獄及州縣之權奪於提舉常平廣惠倉司
上下之分侵撓如此陛下之綱紀何恃乎且法者所以示
信天下也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司
乃自第一等給錢有差皆令出三分利豈為公家無所利其
入乎又云不願者不得抑配今上等入戶既令出息又令保
任貧戶豈不為抑配乎近詔諸路提點刑獄嚴加覺察又令
開封府鞫問呂景諸路提點刑獄皆為陛下覺察乎法令
如此而欲天下取信不可得也外議紛紛皆云自古以來未
有天子而開課場者民雖至愚不可不畏伏乞檢臣前二奏

三十一

五十一

五

王

罷青苗錢追還使者而歸農田水利差役於州縣以正綱紀

以息民言而幸天下臣又勝區區之愚熙寧三年二月上時

叔獻屢督提點開封府界縣鎮事呂景散青苗錢景以畿內諸縣各有屯兵每歲課利錢僅能供諸軍請給無有贏餘條例司又別以買陝西鹽鈔錢十五萬貫為青苗錢景言府界人戶見倚閣貸糧五十餘萬石今又散青苗錢十五萬貫恐民力不能堪王岐石終令開封府鞫問呂景訪鎮上此奏三安石曰鎮所言天子開課場若非陛下略見周禮有此則豈得不以為愧耻前代人主幾人能以周禮決事此所以流俗之言常勝也然以周禮決事者考周公之次者也真李周公者仰觀天俯察地中考人事若於理可為則雖周公未嘗有此亦必為之此乃真李周公者地後石強辨飾妄大抵類

上六神宗論條例司畫一申明青苗事

韓琦

熙寧三年三月四日制置三司條例司言羣臣數言常平新法不便今畫一申明乞救諸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官曉諭所屬官吏使知法意一言者謂元救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舉官乃令取息三分失信

二十而... 凡國家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 苗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熟時物貴即許... 錢即是未定台納實數故河北約東州縣... 三分京西... 減時價自... 不多致虧損百姓即非法定實數恐納時... 准河北最多然云不過三分即非定取三... 價低平即有當納本色不收其息或止收... 多少租補比周札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 令預給價錢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三... 所取尤少於元條欲廣儲蓄量減時價百... 固無天信之理又周札國事財用取具於... 貸之息今常平不領於三司專以振民之... 法乃不以取其國事之財用故云公家無... 言者謂上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戶即從... 今乃立定貫石許之貸借非抑兼并之意... 須上三等戶一人上等戶必不願請官吏... 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又提舉... 如民不願請即結罪申報若選官曉諭却... 作行遣州縣官吏權提舉官曉諭或須散... 鄰村上三等城郭有物力戶亦有闕乏之... 六

豈皆兼井之家今貸貧民者餘則以給此... 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教抑兼井之... 須上三等戶一人者蓋以檢防浮浪之人... 與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若無上等戶肯與... 支給何須更行散配若謂三等戶必不願... 願請即非抑勒以近驗遠察理可知至於... 止開防因循避事壞法之人即非迫脅須... 舉官或急於求利調州縣抑配即諸路有... 點刑獄其為朝廷委任皆在提舉官之上... 官負故欲墮壞新法或曲徇提舉官意指... 糾舉依法施行及具事狀聞奏豈宜以官... 遂欲廢法一言者謂百姓各有本戶稅賦... 又生此一重豫給青苗錢則人戶不勇本... 稅賦之外逐路承例科斂名目誠多然當... 私家舉債出息常至一倍此所以貧者愈... 常平本錢地齊其艱急又令約熟時斗物... 後令納見錢此元本不得與二分是免於... 一倍之息國民戶有何不易一言者謂但... 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與利之臣四出... 之疑本司今案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 吏大抵多為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為... 朝

至有... 乃至都城... 則死者... 不免... 也至有... 賣田產... 困苦... 後可知... 為政事... 水利... 人主... 謂今... 加以... 後千... 陷之... 公人... 三等... 未能... 官吏... 舊法... 又無... 百十一

百十一

十

年出... 須約... 法違... 本司... 示信... 示條... 常平... 許坊... 獨不... 邑鄙... 陝西... 廷立... 在易... 時給... 力給... 之人... 納却... 錄為... 提舉... 安撫... 實亦... 行朝

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明取三分之利有傷國體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誹不敢公言臣被顧 三朝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加博訪所冀 陛下洒然開悟亟更改使天下歌舞聖明不為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他也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為不當條件疏駁乞申救諸路及直旨揮進奏院以中書曉諭劄子頒行天下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多刪去臣元奏要切之語唯舉大槩專用偏詞曲為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繆妄上以欺罔

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將使無敢復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辨列欲望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看詳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言不當其從竄殛若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司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衆心

一制置司云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者取息有至二十而五國之財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数已不為多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三分即比周禮所取尤少臣切以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按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佳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賈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買者各從其抵臣謂周制民有貨財在市而無人買亦必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

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元
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
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貫也以祭祀喪紀故從
官貫買物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
之貸與其有司辨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
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
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
以絺葛償臣所謂周制有從官借本賈者亦不求民
之利但令變所貸錢使輸國服卽以爲息也此所謂王
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
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暮出息五百臣謂周禮

園廩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
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自然所生非
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
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彥因而疏解謂近郊十
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
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臣謂如此
則須漆林之所取貸萬錢息二千五百也然當時未必
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
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
不間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出息
二千今青苗取息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言比周禮

取息也。已不為多。亦良歎。周 聖聽且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制。貴於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一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上所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俟民急求。則依元買。積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二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牽注疏。貸錢取息之一事。以譏天下之公言哉。鄭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度疏解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為定。及其催科。惟所贏多少。假令萬金歲贏萬泉。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臣謂王莽

百二十二

十一

考

時官實本萬錢。歲終贏得萬錢。上令納二千。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於青苗錢。取利尤為寬少。而王莽之後。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所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王莽之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為非。而老臣不可不辨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二之政。則又隨田更有農具。牛皮。鹽錢。趨鞋錢之類。凡十餘名。件謂之雜錢。每遇真秋。起諸官中。更以紬絹斛。以低估價。直公民。以此雜錢折納。亦如文母歲散。官鹽與民。謂之春鹽。折納。亦如文母。更有雜貨。和買。結銷。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取利已厚。傷農

已深奈何更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謂效青苗錢
元馬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汗聖典蔽惑耆明老臣
得不太息而慟哭也

制置司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過三分二分蓋
悉納時斛斛倍貴州縣量減錢數不多若物價低平即
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實也緣小麥
最為不禁停蓄之物自來常平倉不糶善無積留損壞
今歲雨雪及時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民納本色
蓋納下本色則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兌換價錢則諸
處軍糧支小麥絕少必難兌換既難兌換則占壓本錢
下次無錢散與民戶臣以此知制置司提舉官本無令

百十二

十一

力

民納斛斗之意故開此許納見錢一門將來止令言民
願納錢息不容納本色則民須至糶麥納錢豈不殃害
百姓惟 陛下早悟臣言

一制置司云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亦有闕之
時從人舉債豈是兼并之家臣切以鄉村上三等及城
郭有物業之戶非臣獨知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
人共知也今制置司以為非兼井之家者止欲多散青
苗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如私意本務拯濟困乏却
以錢放與此等戶則天下明知 朝廷專以取利為意
實傷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取之以道於
無无嫌在令兼井之家例開闢 產置課場若恐取民錢

息以傷貧細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井然自前世以來惡其大近襄削不忍爲之今青苗錢一事無乃近於此乎文云毋保須上三等戶一人者蓋以檢防浮浪之人此則抑勒之勢不假臣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戶必不肯請領至差作甲頭即自是抑勒違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在必行外有專差之官唯以散錢數多爲職辦州縣官吏往往變抑勒而爲情願者蓋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遠豈得盡知惟陛下早賜辨察制置司云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爲始張官置吏大

抵多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猶爲困苦朝廷非泛用度或不免就上等戶強借錢物百姓與賣田產物業以供暴令今置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兼農田水利差役使者凡以爲此固非使之股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之興利之臣而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明舉貸錢取利之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興利而何至於東南所差均輸之官亦皆興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鄉村民多大姓一姓所有客口動是三五百家自來衣食貸借仰以爲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於主戶勢從來借貸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他百姓固不願請青苗錢又廣爲開路土曠人稀水

鄉之俗粗足生計今亦異 負錢取利故於遠民亦
爲不便豈得不謂之致遠近之疑國家幅員至廣一方
水旱時所不免然未嘗不假貸糧種盡救荒之政以濟
卹之故能飢饉者復蘇流庸者復安自 祖宗以來可
謂仁政克洽矣而未嘗就上等戶強借錢物唯是 英
宗及 陛下即位之初天下各有優賞朝廷自京師
應副未及間故有三兩路州軍嘗借借於坊郭富民然
亦即時輦還今制置司指爲暴令以頒布天下是唯知
主張青苗之法而不顧毀譴之甚誠可駭也

制置司云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周禮貸民無都
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即非專

一百一十一

十三

王

用陝西青苗條貫也臣詳制置司此說尤爲不實蓋自
來常平倉遇歲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鄉
村則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戶姓名印給關子令執赴
倉每戶糶與三石或兩石坊郭則每日糶與浮屠戶每
戶五斛或一斛故民受實惠甚濟飢乏即夫嘗見坊郭
有物力戶乃來受糶常平倉斛斗者此蓋制置司以青
苗爲名欲多借錢與坊郭有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
假稱周禮太平已試之法以謂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
其曲說唯 陛下深詳其妄

臣近以內藏庫絹二十萬匹爲河北常平本錢糶運當
書司遂申制置司募請伏青苗法

依所申施行坊郭戶願者亦聽真定府請縮三万匹之
乃般取常平倉司差殿侍康承丙詣屢縣催促真定以
為張皇搔擾戒承丙毋下縣牒常平倉司追還牒臣照
會臣遂錄奏庶 朝廷見其為害之深却准中書劄子
康承丙本皮公弼等乞充差使幹當兼累令毋 刑獄
司各察所散青苗錢不得勒令或有抑配便令 紀具
當職官姓名奏劄與臣知臣勘會轉運司昨配賣絹與
坊郭戶每匹估價錢一千五百三十理一千六百限半
年納錢下等戶猶有破舊家財方能貼納者今提舉官
以絹二十萬匹每匹上等作一千二百五十每千取利
二分每匹已是一千六百一十下等作一千二百并利

卷之三

百一

十四

表

亦是一千五百六十並隨稅納是百餘口納足與轉運
司賣價全不相遠即於農民豈不為害更差使督迫
給散縣邑小官苟免過咎以抑配為情願何可辨明且
制置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今直言揮許散
絹與鄉村戶依青苗法納錢及令坊郭戶願請者亦聽
則自來未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 聖
旨且可施行者如是則中書之外又有一中書也中書
行事亦須進呈或候畫可未嘗置處分惟 陛下察其
專也如是則知在外守職臣等誰敢不從願早賜辦察
使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為便 熙寧三年三月十一日
王安石以為朝廷差承丙令往來幹當具定府一
正之知府吳中復當勘會公亮等曰公獨不當遣使

謂民事事當勸今勸吳中復豈不爾
中復知公亮等曰此乃韓琦等
與中復安石曰當制與琦知公亮等以為不可陳次非
曰人主當如天地豈當與琦等
書以為公弼等當勸及
人主不當辨是非辯是非非但可
韓琦亦何以為天地上
不言制送時故時復有此意

上 神宗論條例司畫一申朝青苗事 孫覺

臣竊見制置三司條例司畫一文筆頒行天下曉諭官吏使
知法意其凡有七至於論歛散出入之弊分城郭田野之民
憂將來之陷失其利害灼然人人所能知者臣皆請置而不
論至於援引經誼以傳會先王之典防微杜漸將以召怨賈
禍者臣得極焉 陛下陳之其條有二謹具如後

一新法云周禮泉府以謂民之貸者有至二十而五而曰

國事之財用取具焉公者不過三分即此貸民取息已

不為多公常平之物不領於三司其周公之法乃不少
取具國事之財用故云公家無所利其入臣竊以謂周

家網紀天下其法至密小大詳略之設有條本末先後
之施有序所治大者不領其詳所當後者不先於本故

其法始於治地而其效至於天下無一人之憾此其積
累乃自於文王武王周公三聖人者上取堯舜夏商之

遺法損益彌縫之至是而始備嗚呼其亦難成矣哉周
之法如此其詳且備矣民之養生喪死者既已無憾則

又慮夫祭祀喪紀與夫不可知之之絕故為之立賸貨
之法以陰相之所以備民之艱難而示彌縫之至也以

其時考之宜若四民皆有作而無一人得為惰游者令天官九職其九曰閭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則是周法雖密而先王亦恐其踈而或有脫焉者故又設閭民之職以待轉移之人亦猶賒貸之所以待非常也賒貸者不可以徒予以使以國服輸息蓋又寓勤生節用之意以俟其怠惰者耳若夫國事之財中取具者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有買有丁并賒貸法而舉之焉若專取於泉府則冢宰九賦之類將安用耶至國服之息說者不明先鄭後鄭各為一解康成曰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暮出息五百則是一歲之中貸錢十千而出五百之息是為二十而一矣又

曰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計什一則是莽時雖計多少為定及其科催唯據所贏多少假令所貸百千歲贏十千取一千五千取五百是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計什一也康成雖引載師園廛為比然卒以莽時為據其意蓋為周制亦當爾也不應周公取息反重於王莽之時夫以王莽貪亂敗亡之法尚不至於以本計息柰何謂周禮太平之制而取息之厚乃至是耶况載師所任自園廛二十而一至漆林二十而五其征五等而漆林之征最重以其末作妨農所以抑之使歸本邑今以農民之絕將以補耕助斂乃於二十而五以比漆林之征則是為本末者無以異與臣

禮之意相違甚矣况周官載治法甚詳必欲盡而行之
宜有先於此者如除貨之法劉歆行於新室也不效參
莽之亡雖不專以此然亦取亡之一道也故臣謂聖世
講求宜講求先王之法章明較著已試而效者推而行之
不當取疑文虛說苟以圖治焉

一新法將以振乏絕抑兼并此誠為天下者之所慮然臣
切以謂為此者有施設次第而其效不可以遽見若亂
其紀綱倒其先後而徒以振乏絕抑兼并為意則其治
必不成成必不久何以言之西漢之時所患者諸侯地
大過制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
戴黃屋至逆節萌起內窺京師此其勢非止兼并之放

恣貪弱之之絕也然而賈誼與之不過欲眾建諸侯而
少其力是錯不知出此以謫削諸侯之地而致七國之
禍漢室幾亡其後主父偃卒用誼策推恩分子弟國邑
而諸侯銷弱京師以尊所謂安危之幾豈不在謀蓋謂
此也今以青苗細故招天下之議使老臣踈外而不見
聽輔臣遷延而不就職門下執奏而不肯行諫官請罪
而求去若此其事雖善難以必行况復疑文虛說若前
之云云者哉臣聞夏之貢法其傳尸自堯舜以來可謂
善矣及周之世不可行也則變而為助故傳曰治地莫
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若夫文武周公豈固棄毀先代之
法哉蓋時有不可行人古有不可強不得不舍先聖而

近世棄古法而徇人情以舜之世而有苗不塞文以禹
出兵而征之其勢如覆太山以壓卵然以益之一言則
還師而修德以舜禹之聖猶不能無過幸其所以為不
可及者以其能言已從人唯是之求也今賒貸之法用
之於周不過如真法之善論者之紛紛又非止益之一
言然而牢閉固拒從而為之辭以必其所不必何也臣
切憂姦邪之臣乘人情之汹汹爭欲上章奏疏動搖
朝廷外以鈎直取名內實結黨連伍小則希權位竊貴
勢大或懷不可測之姦謀 朝廷建法興事不與大臣
正士為謀而務排其說黜其忠乃使姦邪小人得騁其
志日夜增飾造作而幸其有變流傳四方駭動天下甚

非國家之福也

一新制以謂周禮國事財用取具於泉府之官賒貸之息
今常平之物不領於三司專以振民之絕比周公之法
乃不以取具國事之財用故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也臣
切以謂箕子見象筋而歎曰必為玉杯其後果以魯秦
亡國孔子以謂為 靈者為善為備者不仁豈偏疑於
人而後世有用歟 矣仁聖之防微慮遠其深矣乎今
以泉府不明之心 弛於 主上仁民愛物之時雖云取
息二分將以廣 散利補助耕斂之乏絕然臣切亦私
憂使者不皆得 其人州縣不能深知 朝廷之微意而
並錄為姦聚 布百則單弱之民或受其弊九重萬里

何由察而知之今者 朝廷清明法令備具而
臣迫於財賦之不足州縣之吏畏憚監司之譴
公為掎斂百出千名 朝廷明有取息之文俗吏
通知經義則臣又切懷箕子之私憂與仲尼之遠
以 陛下之眷明天姿仁恕推仁民愛物之心而
新法臣恐萬世之後失其本真有剝膚推髓應土
者矣則為玉杯以亡國與用人而殉死可不深防
歎

右臣所條三事非欲與建議之臣爭勝負辭辨而已美
區區之愚忠外采衆人之正論不敢以虛辭濫說疑誤
聽伏望 陛下斷以不疑一朝罷去毋使天下疑 朝廷之

六

十九

為利小人幸君子之道消徐講治法躋世太平非獨臣之幸

其實四海幸甚

熙寧三年三月
上時為右正言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十二

財賦門

新法五

上 神宗論青苗

事常

臣聞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繇伏羲以來治天下者未有不以仁守位以財聚人以義理財者也知非仁不可以守位則凡法度之設號令之施苟不仁不可用矣知非財不可以聚民則夫家之衆鰥寡之窮食不足不可保矣知非義不可以理財則租賦之入歛散之方失其宜不可行矣自設網罟作耒耜至井牧田野才一而稅之其為法必本於仁其養民必厚於財其理財必主

財

一

於義上下交足而治道成矣故子夏之言為國必曰信仁賢有禮義然後有政事有政事則財用足然則政事不僉謀於仁賢不悉由於理義則不可以行也理財用而不由仁與義則上匱而下窮矣故古之人曰王人者將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後世聖人不作仁澤滅息暴君汗吏知厚上而刻下刻民以縱欲賦歛已重徭役已極不思公上用財之道日廣以自節損巧斂以求適志故自幽厲以來詩書所載莫不譏重賦懲過取主愛民以為言不患其不能益上而患其刻下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又冉求賦粟倍他日則孔子欲鳴鼓而攻之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昔者夏桀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后世言暴斂者必

稽之曰大桀小桀商紂厚賦稅必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周厲土用榮夷公專天下之利秦收太半之賦竭天下之資
以奉其政其後漢威靈下至隋唐其惡政弊法尚足道哉此
皆法度號令不本於仁租賦稅歛不要於義而不能散利保
民以取滅亡敗亂之明效也臣實至愚粗分義理但知阜俗
厚下恤鰥寡助乏絕為先王之道不知罔民欺世事刻剝困
生靈為治世之策而又愚昏不敏不敢以非義逆詐初不謂
王安石以文章名世行義得君乃不本仁以出號令考義以
理財賦而佐 陛下為此病民歎怨之術詔命之始尚謂其
誠有意於惻怛斯民稽古立法及其黨援培克小人宣言取
利分數方悟其略假先王之遺迹而志在聚歛臣始以朝廷

好惡為憂而直議其法必不可行既而小大驚為疑遠近騰沸
日見其弊人得非之方是之時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皆位冠
百寮身輔大政首主厥議曾無執守臺諫官或以職事隔絕
或陰宥禍符同而四海萬里蒙毒莫訴 陛下不以臣為不才
實之諫爭之列不識欲其雷同結舌姑以備位耶抑亦使其
竭誠畢慮救正闕失也臣於安石雖有故舊之義苟懷私而
不言誰肯為 朝廷言者今安石不思詩人刺培克所以歎
怨易象著益下所以民悅與夫強怨改過捨己從人之為君
子之道而日與其徒呂惠卿等陰籌竊計欲文厥過思以頹
善取勝公議寧復以社稷安危為慮者切聞以正論者為同
流俗憂國者為震驚朕師以百姓愁歎為出自兼井之言

以鄉士僉論爲主乎然鄉之口而又妄取經據傳會其說
周人國事之財用取具於息錢而不知泉府實受墨人之五
布臣考之周官凡周所以佐國用者有九賦歛財賄有九貢
致邦國之用又以九式均節之大府以關市之賦待王之禮
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
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
待及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而不言貢
氏之息待邦用者凡白周之國事取具息錢亦已罔矣上以
感 陛下之聰明下以欺天下之耳目而貽笑後世可爲痛
悼可爲太息抑臣觀周禮所以必貸民者蓋先王推仁愛
物回旂曲折之深意也所以使出息者不使其幸得而情於

五五

百上二

三

業也周人井牧其田野其六鄉使五家爲比則有比長五比
爲閭則有閭胥五閭爲族則有族師五族爲黨則有黨正五
黨爲州則有州長五州爲鄉則有鄉士大夫六遂亦然其小
大相臨上下相察使相保愛使相葬埋匹夫匹婦受田百畝
鰥寡孤獨復有常餼又十一而稅之百無一人不足者矣唯
死喪疾病冠昏之類乃其不幸而不得濟者間有貧不能周
於用於是命泉府之官掌其祭祀喪紀者有賒而服田者有
貸方是之時民日被上之仁愛上悉知民之有無下如子之
怙其父上如
其子鄉遂閭井之間不足而貸者歲亦
無幾嗚呼先王之於民回旋曲折之意可謂盡矣此所謂
保民若赤之所謂無一夫不獲者也故孟子能自道平治時

之事曰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又稱夏之諺曰
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又知補助之仁不
獨用爲然也今則不然田無多少之限民無貧富之常吏不
議其民民不信其上租稅之入非賄賂不可輸也催科之嚴
非鞭笞不能辦也稅斂重數民畏公家如鳥獸之避網罟政
令不一吏殘其民猶弋獵之待鳥獸離居散處非有比閭族
黨之相伍也非有胥長師正之相統也而又愚瞽頑嚚不能
遠計其資下無賴習爲逋逃之人知千日爲羣十五爲保執
一紙之券而空手得錢則不願者亦寡矣及其出賄賂齎糧
食與市廛博易妄用之外實能持錢至其家而致力於畝畝
之闢者亦無幾矣迨其償也百畝之收二稅徭役之外有支

後有糶變有配買有和市有貸糧有麥本今又出青苗之本
利至時不足則賣其衣食之資又不足則賣牛具又不足則
賣田疇又不足則賣妻孥或逃去鄉井或羣起爲盜賊矣此
臣前日劄子所以言雖一切取民便不免使其易於得財後
於妄費不計後日輸官之難而臨時迫蹙者也今取其願猶
且如是况希合小人與畏罪之吏措置乖方者其爲患百十
倍於是與其貸於兼并者異也凡百姓所以貸於兼并者蓋
皆其隣里近村之人其來貸也誠皆窮乏飢餓不得已者也
苟可以適朝昏備農事則不往貸矣其貸與之家亦皆日見
其實爲之絕妻亦有誠信真以贍妻孥資耕穫者也苟欲以侈
口腹事飲博爲利階法之事則不貸之矣以是觀之歲貸於

本者亦無幾也然則青苗之法適所以悞妻妻不思之窮
爾今法言利之卒所以病之也昔者子產以垂小與濟人於
涸之上子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以其人人而悅之也今為法
不免於人人而病之可乎又况志在於蓄積者乎今黨蔽
克小人公言利息紛如而欲天下之吏不希公上而強民臣不
信也王廣淵者昔條例司稱以為公幹才明之人也前日使
試義倉之法乃至邀遮齊州輸稅之民使先詣義倉然後納
稅於是冒言民便其法臣恐天下官吏上畏 朝廷下畏使
者或事希合置一稅而督青苗然後以鞭笞督其租賦蚩蚩
之衆何以堪之臣恐不一再貸而天下潰矣古之人曰匹夫
專利猶謂之盜主而行之其猶鮮矣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

百一三

怨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方今
稅役苛重百姓空匱雖官廩有未充之憂公帑有不足之慮
不思節用愛人重本抑末而欲矯誣以射利譬猶割膚體以
啗口腹其不可明矣昔魏文侯租賦倍於常日或有以賀者
文侯曰今戶不加多而租賦歲倍譬之反裘而負薪者徒惜
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矣此善諭也故書曰民惟邦
本本固邦寧又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子臨兆民慄乎若朽
索之御六馬可不畏哉今 陛下欲勸農桑興水利省徭役
履常平此先王不忍之心也而獻議之臣直以此擾擾敵
天聽苟有志於 朝廷社稷者莫不以為憂勤也詩曰民亦
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 陛下詔天下

龍青由法謹擇轉運使而以天下縣令之任俾諸
數年之間為縣而有績狀在民者稍易今不才之
謂農田水利徭役常平之法使各講求施設而寬
歲月而考課其績則四海萬里無不被 陛下之
臣聞之昔魯欲用田賦季孫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
行其法則周公之典在若苟而行之又何訪焉臣之
惓惓之義深異 陛下鑒觀先哲之言究察受蔽之俗決以
獨斷罷於一朝別講治道垂福黔首儻姑取其聚斂之意苟
而行之則臣言為迂踈僻滯之甚者而妄譏時政擅廢朝參
數違 聖日罪釁大矣豈宜更使居位早行竄逐不勝幸甚

熙寧二年二月

上

神宗論青苗

神宗論青苗

呂公著

臣累具劄子言昨遣提舉常平廣惠倉官吏不當諸路散青
苗錢違戾元降敕旨未蒙施行臣聞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
勞又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自古有為之君未有不先人心
而能立事者也亦未有脅之以 朝廷之威勝之以頰舌之
辯而能終得人心者也 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資承 祖宗
積累之後方其未有所為四方已自欣戴至於今所施設其
事乃至淺末然而人情洶洶如此之甚則致之不為無由
陛下固宜審察主議之臣乃以為流俗浮議不足卹臣切以
人心惟危聖人所畏難安易動今日為其甚不幸有姦究之
謀窺伺間隙則於 陛下威德必有所沮不可恤也且夫之

所謂豪俊多才布在顯要皆陛下與執政大臣平日所共
精擇然而不謀同辭皆以此奉為謬豈有平日所謂賢者今
則皆盡不自由此觀之亦不可樂謂之流俗浮議也借使

朝廷處置皆已盡善无當反覆惟慮求所以附順人心况今
日紛紛實自朝廷致之且如轉運使提點刑獄官皆一陛
下選掄委以一路豈有一路之政皆所倚辦獨此數事不可

信任縱其人不可任自當亟罷其職別擇能臣苟以為可任
又不當別置提舉官此諸路監司所以離心者也况一國家
制法本欲使人然而使人心違怨一至於此尚曰善為政乎

臣切觀陛下每延見羣臣講求政事常欲曲盡物情期於
公當兼令來眾人所議實係國家安危若向去人情益擾
撰

陛下必不能以主唯是不遠而復庶幾害不及民况臣之所
以區區者亦不獨惜此一事誠恐人心既已乖離陛下之
志終必疑殆則向去朝廷難乎復有所為伏乞檢會臣累奏
早賜施行熙寧三年三月上
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論新法

張戢

臣竊以天下之論難掩至公在於聖明動必循理無適無莫
義之與比昔建議謂便而試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罷之是
順天下之心而成天下之務也昔非今是何憚改為故曰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又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大易之義貴於
隨時陛下何利之求惟義而已今則眾意乖戾天下騷然
而王安石尤欲飾非所持甚隘信惑恤人力排止論此臣亦

要在於必諍雖死輒為義或難從勢無兩立也熙寧二年三月三日

上 神宗論新法

程顥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利息及汰之提聖官事朝夕以
覬未蒙施行臣切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今日事
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
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汙亂之機係乎事始眾心驟乖則
有言不信乃邦和叶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語言
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
奏聖効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率一偏
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眾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切

三十九

百一三

八

謂 陛下固已燭見事跡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各改張由柄
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眾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
伏望 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密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
廢萬方孰若沛大恩而新眾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
仁况糴糶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 朝廷未失於率

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

下幸甚熙寧二年三月上時為監察御史囊行上語及程顥

疏安石曰顯奎中書臣略論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
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駁大臣章奏觀乃言大臣
論列事當包含此言為害理若不申明則六意使中外具知
則是縱使邪說詭民而公詔令本意更
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帖息

上 神宗論青苗

孫覺

臣昨自出貢院即具奏聞青苗新法中外人情不以為便此

宜聖衷卓有所定如或遲遲不議更改即將爲國生事矣蓋
臣愚忠以謂 陛下上承 祖宗之重兼有四海之富即位
三年德澤未施於下而託惠民之虛名收取息之實利本末
舛錯施置失當號令二三而中外益疑傳會經義而更成穿
鑿以至大臣離心議臣扼腕近者建言而求去遠者抗章而
請罪如此持久不已內外之言和附爲一則 陛下之法將
格而不行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法令廢而威權奪矣今
建議者但欲法之必行而不顧遺患於後臣嘗謂 陛下當
以朝廷爲心而無所偏則利害可一言而決矣異時諸路轉
運使若范純仁之類必不肯行新法以應提舉官之命諸路
安撫知州若韓琦之比必不自奪其議以徇制置司之欲諸

州知縣若姜潛之流必不肯墮其素守以遂管當官之私諸
路之中有一人二人爲此者時議必翕然稱之矣好名者喜
於立異中人又恥於不逮人人相慕而爲此則 陛下之法
廢格而不行矣不知 陛下將比比而誅之耶亦考其是非
而行法耶若將考其是非則法有情願之文人不情願者我
何敢強如此法不得而加則其勢必折而不可久以不可久
之法加之民而不便之實又見於一年二年之後不知 陛
下何憚於速改而必待其自壞耶法至于自壞則所損於天
下者豈少哉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禮人不答反其敬今
日之新法雖有善意然而人不親也不答也則亦宜自反而
已矣傳曰 主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人無所及臣愚區

區於今日者正類此矣伏望 陛下留神采納

熙寧三年三月十日

正言權修起居注是時知陳留縣姜潛之官纔數月青苗息錢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又移之鄉村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錢獨得不散府寺疑潛難令使其屬案驗一皆如令潛知必不免稱疾去官

上 神宗辭免體量府界青苗錢 孫覺

臣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指揮同府界提點并提舉常平廣

惠倉官於府界諸縣體量近散青苗錢係人戶情願請領或

追呼抑配臣聞府界之民居近輦轂狃於幸恩曲赦夏秋二

稅貸糧之類蠲放倚閣歲率有之故水旱災傷一二即已放

免七八矣今青苗本錢雖聞多已俵散然其人情循習故常

與幸終見蠲免故雖請錢之初未見其害然催納之際必致

鞭笞朴撻然後事集此必然之理也故府界之縣十七開封

四四五

百十三已

十

仲

祥符戶口略等然開封所散止三千餘緡而祥符及三千餘

貫以此推之足見諸縣有能體朝廷之意以贍郵貧弱為務

而又憂失陷之弊將來催驅難以辦集者則所給散當有節

度也至於陳留不散一錢此又見百姓其實不願與官中文

關非風諭召集則未有至者况大戶本不闕之徒以官中散

錢使之保識下戶不敢不請下等細民多利得錢而又慮無

保識或有保識而所請不多道途之費給散之擾十已耗其

二三而下戶所有之田不能百畝所出幾何而租賦之外更

納青苗錢或至數石則所餘無幾矣若官許納錢迫以期限

則麥價大減又當賤糶以償償官矣如此則下戶一歲之收

曾不補其所負况府界積年貸糧舊欠四十餘萬石而去秋

所催纒及七十餘石麥租等錢一萬二千餘貫去秋纒納六
百餘貫以此見府界之民徂習恩貸其給甚易而其斂則難
也今 聖旨指揮乃令體量人戶情願請領或追呼抑配則
臣前所引開封三縣其情可見矣况臣前後論列皆謂法不
精所遣使者非其人故屢引作俑之說以明將來之害今
聖旨乃使臣遍行諸縣又與提點提舉等官連書聞奏諫官
備耳目之任凡所聞見得以開陳必欲按實罪狀正所謂干
礙之官臣聞古者設官有言之者有行之者故言者不責其
必行行者不責其能言臣備官諫省以言語為官矣其又能
一二以行之乎伏望 聖慈察臣區區之志臣之所言是邪
則願 陛下采而行之所言非耶固不逃於誅謹所有體量

三編

百十三

十七

中

青苗旨揮望賜寢罷謹具狀辭免以聞熙寧三年三月初

等皆以為開封府界散常平錢實有抑配上欲遣李常言
脚出案其事公亮等以為不可乃已既而朝廷士大夫言
配者十一九上復欲遣覓升之又固爭以為不可且曰覺不
肯行王安石曰覺雖懷姦見事遂下為人所說論則宜肯往
上曰覺近在朕今召問之公亮等奏事退至中書上批過
已面諭孫覺極喜奉命遂詔覺同開封府界提點提舉官
量有無抑配以限既而張戢等言不當遣覺覺亦奏疏辭
上批覺上默稱敢不虔奉詔命即日治行今乃反復如此付
中書劾問已而王安石獨對言直可責降不須劾問初欲落
修起居注歸館供職安石謂不如與一小州或軍遂有廣
德之命

上 神宗論不宜輕失人心 呂公著

臣竊惟 祖宗承五季之亂撫有天下其間法度草創固亦
未盡及古至於臨下以簡御眾以寬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則
漢唐之盛無以加也是以有國百年民心欣戴雖凶年飢歲

流離至死而無有背叛之心者良以仁恩厚德深足以固結其心唯是日月既久事或有弊此 陛下所以臨朝奮然思欲懲革然而設施措置未得其術纔及一二末事頗已拂戾衆心是以內外乖離人人危懼切以 祖宗以來所以深得人心者艱難積累固非一日今豈可以一二末事輕失其心人心一搖未易復收後雖有善政亦難行矣况上下危疑之際難安易動此臣所以爲寒心也伏望 陛下仰思先烈俯察物情凡所施爲務在仁厚無致近薄以歛衆怨則人心悅而天意從矣

熙寧二年三月上
時爲御史中丞

上 神宗論新法之外任

呂公著

臣近兩具手奏爲前後論事不蒙 朝廷施行及多病早衰

惛

百一三

十二

仲三

乞補外郡或管當南京留司御史臺一次准中書劄子奉

聖旨不允者臣切以臣之事君不可無義君之用人亦宜以禮臣雖愚陋 陛下過聽以爲御史中丞居言事之長若朝政不立乖戾於國體未有所損則豈敢輒有奏述遽言去就唯自權立制置條例司政出多門名分不正故識者皆已憂之然臣當時亦未敢再三言者猶冀因此或能有所興立自添差提舉官四五十人頒青苗法於天下條詔紛糾自相違戾人無智愚莫不譏議而廟堂之上欲必以威力勝之以至凌轢舊臣海折言者聚斂之志形於四海奉公憂國之士莫不懷憤切嘆臣既當事任義不容默是以累求進對連上奏封反覆開陳冀欲寤龍 陛下雖心知其然依違終未能決

臣言既不從又不能引避則事君之義豈不虧損或
未賜矜從臣所請固不敢已直俟讒慝積深方行謹責則亦
陛下用人之禮得無過差况臣疲病之質不能堪任願職
乞檢會臣前奏早賜施行熙寧三年三月上

上 神宗乞罷條例司及提舉官

趙抃

臣近以制置條例司遣使四十餘人馳傳天下人情驚擾物
論謹譁累具奏陳并與宰臣等數嘗面奏乞罷司以提舉官
屬其常平等事一切責成監司信賞必罰孰敢慢者而王安
石強辯自用動輒忿爭以天下之公論為流俗之浮議順非
文過違衆罔民近制置司所差官如張次山吳師孟范世宗
等七八人懇辭勇退唯恐不得所請夫要職顯任人之所欲

四十二

百十三

十三

王

彼不願就者蓋知事悉乖戾不敢當之昨日安石再舉西川
福建提點官四員其復如此而欲止煩言是所謂惡醉而強
酒也近臣侍從臺諫官力言制置司不使司馬光因能樞密
副使之命中外人情莫不驚駭李崇家居待罪多日孫覺張
戢程顥二人各與安石論列於中書又悉嘗上殿乞罷言職
今日臣公著范鎮俱請郡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以言乎
財利於事為輕而天下之民心得失為重以言乎提舉官於
體為小而禁近與耳目之目用捨為大矣今夫不罷財利而
失天下民心是去重而取輕也不能提舉官而奔禁近耳目
之臣是失大而得小也今中外人情洶洶如此更乞酌事之
重惜軀之大罷其輕者小者變強而為福易於反掌爾

熙寧三年

上時為參知政事初至安石家居亦去上欲罷青苗蘇軾論
按石參假自罷及安石入議持之甚固堅執大悔遂累具論
法不便且乞罷遂以
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上 神宗繳進擬御試策

蘇軾

臣准宣命差赴集英殿編排舉人試卷切見 陛下始革舊
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
德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 上意皆以得失
為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 陛下之
所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切悲之夫科
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為法所棄者天下莫
不以為戒昔 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詞賦之工曲盡其巧
自嘉祐以來以古之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

四角八
小七八

百十三

十四

三聯

煇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
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
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
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詞賦策論迭廢之比是以不
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陋不能盡知當
世之切務載所聞見將以推廣於聖言庶有補於一二將以
開示四方使知 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
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

熙寧三年三月上時
為直史館判官鑾院

擬御試策

對臣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為念之至計
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諂不切其弊之不可諱

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
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
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觀陛下先入
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二其聽功利之說以動其
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無自入矣而况於踈遠
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
以亡軀則非臣之所恤也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
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
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焉不尊其所聞而行其
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
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

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
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
常平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
取決於執政之意邊鄙大慮不責帥臣而聽計於小吏
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
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
之可謂萬事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若其大者則中
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
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邠吉爲丞相蕭望之爲
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言在臣等宣帝以爲意輕
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丞相流傳都邑以爲口

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
官之職萬事之序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為為之而
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陛下及此言是天
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為之未服而革之
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
為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
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為政不
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而成之夫以斧斤
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
不論尊卑未計強弱理之所在則成听不在則不成可
必也今陛下使農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

性其不成乎禮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
下苟誠心乎為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為
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悅且事有決不可欺者更受賄
枉法人必謂之賊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
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
利可乎凡人為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為善不自毀而人
毀之如使為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
矣今天下以為利陛下以為義天下以為貪陛下
以為廉不勝其紛紛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辨以解
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為文書以曉告四方之人
譬如嬰兒鳥獸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

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山革之則其弊必至
於不敢革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駭傷則終身徒行何
者謹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 陛下若
出於謹重則屢作屢成不唯人信之 陛下亦自信而
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唯人不信 陛
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法其志宜淺也
哉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
徒以好作而寡謀也謹重者始若怯然必曰輕發者始
若勇然必怯乃者橫山之入未嘗一日忘漢雖五尺
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
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計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

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
未已雖天下之勇者不敢復言之也由此觀之則橫山
之功是邊臣欲遠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
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率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
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
雖有良法美政 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意在於樂
因循而重改作今 陛下春秋鼎盛正當思治世
之時也羣臣不能濟之以謹重養之以道亦譬如乘輕
車駭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
願陛下解縶絃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
道也 陛下曰曰壽開講道治世不晚也

警莫不冬得生其君此百工有司之事曾何足以累
陛下陛下操其器不治其本亦亦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
以生以死者夫百工有司一事自宰相不爲爲之而况
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
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以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鬼首瓠葉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
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
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
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
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
之不能勝衆也又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无

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息衆言不
過遂遂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不忍行上秦偶語之
禁東漢黨錮之法則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
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必甚於今日矣欲致和而廣樂
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
欲致刑此又羣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是出於荀卿
荀卿好爲異論至以人性爲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
矣說者又以爲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
羣飲者殺臣請有以辨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
時大辟三百豈可謂周洽而禹亂耶秦及三族漢除肉
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

彼一日未安 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草極與天下幾
何不設取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音其端邪
感憤 陛下至如此皆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當
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矣所以詩
桑飲者以為其意非獨羣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
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
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
暴不至於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
衆矣揀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
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 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
先立事立事之本在於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

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
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
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
強而能唯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
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
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
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 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
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自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
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也誠以當時大臣
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鑿者聆音察色洞相
臆則其治疾也有剖胃決脾洗濯肺胃之變亦可其

不敢行其事令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瑄之稱劉秩闕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 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者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回而後敢用蓋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 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瀆亂 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悞社稷敗華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書

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 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榮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言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之方各因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敬衆必守法 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受命不承哉武王列詩書所稱文略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 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敗劉劭虜虜

實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公不信比今公入
欲陛下違眾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陛下所謂賢
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此等歟臣願以一人之所行而求
之於今王猛嘗設官而爭利魏鄭公嘗嘗資錢而取
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
今天下有怨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榮
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詩曰百人之家聚未有不攻而破
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問臣不知所執駕
矣詩曰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憂
憂惟陛下察之臣謹昧死上對魏寧三年三月十一日

無可
罪者

諸臣奏議卷第一百十三

魏寧三年三月十一日
以對所對策示王
公亮曰賦但異論耳

